



《向坐着的人指控爱情》  
马尔克斯

## 《百年孤独》的蔓延

□张无极

当布恩迪亚家族的百年孤独在马孔多镇终章落幕,《向坐着的人指控爱情》却以戏剧的形式重新撕开生活的褶皱。这部被岁月尘封三十载的舞台剧作,犹如一把锈迹斑斑的手术刀,剖开了马尔克斯创作生涯中最隐秘的褶皱——那些在小说缝隙中喘息的爱情真相。

剧中丈夫永远凝固的坐姿构成极具张力的隐喻:他既是被指控的客体,又是审判缺席的主体。这种双向凝视的荒诞场景,恰似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推石上山——只不过这次滚落的巨石刻满了婚姻的年轮。

三个小时的舞台时间里,女主角的控诉构成了奇异的复调音乐。她时而化身《霍乱时期的爱情》中费尔米娜的愤怒回声,时而闪现《枯枝败叶》里老处女的阴郁目光。但最令人震撼的莫过于第七幕那段长达二十分钟的独白。这种戏剧张力源于马尔克斯对日常暴力的深刻洞察:那些被理性过滤的琐碎争吵,实则是人性深渊的无声呐喊。

马尔克斯将戏剧冲突压缩在98页稿纸中,却释放出惊人的时空张力。舞台布景始终保持着令人窒息的对称美:丈夫僵硬的坐姿与妻子游走的姿态形成动态平衡,吊灯投下的阴影在地面画出永恒的同圆心。这种精确的空间叙事,让人想起《百年孤独》中失眠症的蔓延轨迹——所有失控的情感都在既定框架内疯狂生长。

时间在此剧中呈现出量子态的诡异特质。当女主角质问“世界都快完蛋了,你却还像个没事人一样”,我们分明看见《族长的秋天》里独裁者凝固的时间胶囊正在崩裂。每个道具都承载着超现实的重量:那扇永远敞开的窗户既是现实世界的出口,也是通往记忆迷宫的暗门,正如《迷宫中的将军》中那只象征自由的黄蝴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幕出现的机械钟表装置,其齿轮咬合声构成了对现代婚姻的隐喻——表面精密运转,内里早已锈蚀崩坏。

这部创作于1987年的戏剧,恰逢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十年之际。剧中丈夫“睡着-醒来-再睡着”的循环状态,暗合作家晚年面对盛名时的精神困境。当女主角撕开婚姻的华丽外衣,暴露出的正是作家内心深处的恐惧——那个永远清醒的控诉者,何尝不是马尔克斯对自己文学神话的终极诘问?

这部没有结局的戏剧本身就是最完美的隐喻。当大幕在女主角的尖叫中落下,观众席爆发的掌声如同献给爱情的挽歌。马尔克斯用戏剧独有的即时性,完成了对永恒命题的终极解构——那些在小说中绵延百年的孤独,在舞台上浓缩成三个小时的灼热呼吸。值得注意的是,剧中反复出现的“坐着的人”意象,既指向具体人物,又暗合对现代人精神状态的哲学隐喻。

在文本细读中发现,第五幕的舞台指示存在明显删改痕迹。现存版本中“丈夫突然起身走向门口”的动作,在早期手稿中实为“丈夫化作一缕青烟消散”。这种创作过程中的自我审查,暴露出马尔克斯对暴力结局的恐惧——正如他在获得诺贝尔奖演讲中所说:“面对压迫、掠夺和遗弃,我们的回答是生活下去。”这种生存哲学投射到戏剧创作中,便形成了独特的悲剧美学:不提供救赎答案,只呈现挣扎过程。

《向坐着的人指控爱情》堪称马尔克斯文学宇宙的微型缩影。剧中穿插的十四行诗片段,与《族长的秋天》中的诗歌传统形成互文;女主角的服装设计灵感显然来自《迷宫中的将军》中玻利瓦尔夫人的肖像画;而那场景象征背叛的纸牌游戏,则直接挪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核心意象。这种跨文本写作策略,不仅拓展了单一作品的阐释空间,更构建起作家创作生涯的隐秘星座图。

戏剧与小说的本质差异在此显露无遗。当小说家试图用文字重构时空时,剧作家必须直面舞台的物理限制。马尔克斯在两者间找到了精妙平衡:他保留了小说的诗意特质,又赋予戏剧独特的仪式感。

剧中反复出现的“看不见的孩子”意象,构成了贯穿全剧的幽灵线索。这个从未出场的人物,实则是马尔克斯对自身创作谱系的另类书写——每个作家心中都住着一个未被满足的自我,如同《百年孤独》中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奥雷里亚诺上校。当女主角控诉“你偷走了我的童年”,她揭露的不仅是婚姻中的权力关系,更是文学创作对真实生命的吞噬本质。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第七幕出现的镜子装置。当丈夫终于直面镜中影像,镜面却折射出无数扭曲的面孔。这个超现实主义呼应着《百年孤独》中梅尔基亚德斯的羊皮卷预言:“世界不过是记忆的倒影。”马尔克斯借此揭示:人类所有的控诉与和解,本质上都是与自我镜像的永恒对话。这种元叙事手法,使戏剧超越了具体情节,成为探讨人类存在困境的哲学剧场。

当社交媒体不断制造情感幻象,当快餐式恋爱消解着爱的深度,《向坐着的人指控爱情》犹如一剂清醒剂,迫使我们直面情感关系中的结构性困境。马尔克斯用戏剧特有的在场性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不在遥远的马孔多,而在日常生活的褶皱之中;不在虚幻的永恒承诺里,而在直面裂痕的勇气之中。



《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  
白杰明

## 不辍的文心

□陆远

在20世纪文化史上,丰子恺的名字是与漫画这种艺术形式高度关联的,甚至可以说,丰子恺就是漫画的代名词。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漫画家的作品,像他的那样传播广泛,影响深远,特征鲜明。在大多数读者心目中,丰子恺的作品简洁生动,幽默风趣,富于诗意,就像他的后人说的,“一片片的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

《艺术的逃难》作者白杰明是澳大利亚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曾担任澳洲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主任。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白杰明就在上海、北京、沈阳等地求学,对中国社会有长期的观察和体验,并结识了钱锺书、杨宪益、黄苗子等重要的中国文化前辈,他的中文字正腔圆,甚至用中文撰写了不少作品。多年来,白杰明孜孜不倦地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是地道道的中国通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20世纪80年代初,因为一个偶然的契机,白杰明接触到丰子恺的作品,被其深深吸引,同时也为其冲淡平和的文化形象背后曲折的生命际遇唏嘘不已,他穷数十年之力,搜集文献资料,拜访丰氏后人,请教资深学者,最终完成这部近400页的丰子恺传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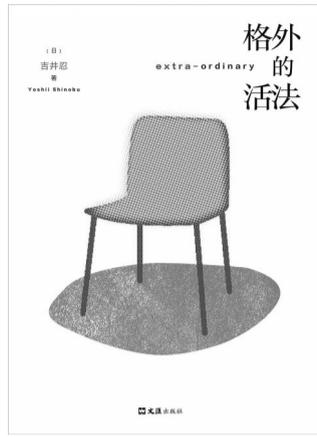
对叙事主线的考量,白杰明有过深思熟虑。在20世纪的历史大潮中,丰子恺的人生历程并不怎么“波澜壮阔”,甚至多少显得“平淡”,他只在年轻时出过一次国门。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作为艺术家的“逃难”,是真实而尖锐的。这并不仅仅指抗战期间的颠沛流离(这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苦难),更指的是作为思想者的独特性、疏离感和由此带来的内心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丰子恺当时未尝不是他自己国家里的“异乡人”。

丰子恺那一代人,出生于物质与文化都错位的时代,注定一生在矛盾中游走。他生在传统社会末期,通过父亲的命运(经过多年煎熬终于考中举人后不久,科举制度即被废除)目睹了旧式儒家教育和科举体制无可挽回的衰败,也见证了新的教育、文化和大众政治的产生,丰子恺漫画作品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对填鸭式僵硬教育的反思和批评,就来源于他少年时代的亲身经历。

青年时代,丰子恺主要在杭州度过。在这座被历代诗歌、绘画和散文描述过无数次的美丽古城,他遇到了李叔同、夏丏尊等老师,他们的人生观、教育观和美学观对其产生了终生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丰子恺的艺术追求也陷入巨大的矛盾之中:究竟是拥抱西方价值,还是坚持中国传统,这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危机。最终,他发展出富有个性、融合中外的文化感受力,并建立了独具个人特色的审美旨趣。在这一时期,远离儿时稳定的世界、温暖的家庭和江南水乡世外桃源般简单愉悦的生活,日益沉重的家庭负担乃至亲人的离世,对丰子恺来说都是难言的隐痛。不过也正是在这种心灵放逐中,他找到了抒情漫画的灵感——对童年的崇拜和追求。

20世纪30年代以后,许多同代人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变得更加激进,而丰子恺却选择部分地“退回童年”,这个决定让他创作出许多令人难忘的作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丰子恺能超越时代的变迁。对儿童和童真之心的迷恋,恰恰是他对周遭紧张混乱的现实世界的回应。政治和社会变革,城市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破产带来的动荡,战争带来的各种灾难都能在丰子恺的绘画和散文中寻出踪迹。在内心世界被时代危机所占据的时候,他能够服从局势的要求,坚持追求适应于大众的民族文化形式,就像抗战中他和学者马一浮交谈时所说的那样,他们都相信中国人民必将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但是最终的胜利不单单依靠武装力量,更要倚重中华文明精神的传承。即便在社会最动荡的年代,丰子恺依然坚持自己。在洪涛汹涌中,他从来不彷徨呐喊,也不尖酸刻薄,却又于无声中批驳喧嚣的世俗,通过绘画和文学、创作和翻译,沉潜人类心灵的精微,揭发宇宙的奥秘、生命的无常和可贵。许多读者都从丰子恺的作品中寻找超脱于政治变幻和经济盛衰之外的精神力量,通往这种状态的心灵之路,就在他用艺术和文字构建的世界中。

## 我思我在



《格外的活法》  
吉井忍

## 十二种不同的人生

□思郁

在《东京八平米》之后,日籍华语作家吉井忍又写了一本《格外的活法》。

吉井忍说写这本书,是想找主流赛道之外的人群。社会主流人群基本都是按照既定的生活方式,获得成功和羡慕的眼光,读书、上班、结婚、生子、养家、退休、养老,过完一生。过这样的人生,当然是最稳妥的选择,但社会中总有少数人想过一种不一样的人生。吉井忍说她萌生采访的想法就是自己先放弃了主流的赛道,大学毕业后出国游荡各地,不买房,不上班,甘愿落后几步,跟着自己的节奏慢跑。但是近些年非主流赛道的人群能选择的路越来越狭窄,还有多少人能坚持这种小众的生活方式呢?于是,她才萌生了采访和写作想法。

这本书选择采访的对象各式各样,比如放弃大城市工作到小城市市场里开二手书店的店主、主业做搞笑艺人的垃圾清理工、给独自生活的老年人送外卖的独立摄影师、用钢筋混凝土给自己建房建了二十年的建筑师、专门拍摄另类人群编辑杂志的独立摄影记者……

单是浏览这些篇目都能让人感到生活的不同形态有多少。有些职业的选择都很难想到,比如那位本来给自己设计建造婚房的建筑师冈启辅,大学毕业后,进入到一家东京的住宅建设公司做建筑设计师,工作了一年多,有了一笔存款,厌倦了这种工作,就干脆辞职。然后他做了一张“想去看建筑系列清单”,跟着清单,背着帐篷,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骑行之旅。他的存款花完了,就去附近的工地找活儿干,这样的生活断断续续持续了七年。然后他认识了她的妻子,两人结婚了。

婚后不久,妻子很好奇地问他:你是做建筑的,会不会设计房子?他说当然会,他还有一级建筑师的执照,还会盖房子。妻子说,那太好了,咱们不如买块地,盖房子吧。然后他们夫妻在东京买了一块地,大概四十多平方米,花了六千五百万日元。那是2000年。

冈启辅就开始了他的自建房之旅。为了保证建筑质量,他自购材料,自制混凝土,自购混凝土搅拌机,DIY水泥,所有的都是自己动手。因为使用的是真材实料,成本高了不少,但是建筑也会特别坚固。本来他以为三年就可以完工,但是各种状况不断,2009年的时候,开发商要在附近进行土地再开发,要求他搬迁。附近的居民大多数拿到搬迁费就走了,只有他的房子还未完工。跟开发商谈判,打官司,2015年达成共识,房子盖好了,把建筑整体往后拖五年,费用开发商出。后来又遇到开发商扯皮,不想出费用,又得重新谈判。还受资金等影响,他需要不断借款筹集资金,他的房子直到2024年11月才完工。这个过程中,妻子无法忍受提出分手,他得了抑郁症,他只能搬到自己未完工的房子里,睡在睡袋里,默默忍受着。能让他支持下去的,就是把自己亲手设计和建造的房子完工。

在吉井忍拍摄的照片里,这是个非常奇特的建筑,歪歪扭扭,危楼一样。在东京的繁华之地,周围被各种商业大厦包裹着,冈启辅的家像个钢筋混凝土的哥斯拉一样奇怪。大概也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一个建筑师倾注了二十年的心血打造的。

简单总结就是,你会花费二十年去一砖一瓦建造一栋自己的房子吗?估计没有多少人会干这样的事情。

但是吉井忍的书中,几乎每篇的主人公都有一种这样的轴劲儿,每个人都想在主流赛道之外,冲撞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赛道。

人都是在不断运动和发展,我们不知道接下来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变故或者意外发生,我们的人生无章可循、无迹可攀,吉井忍只想通过这本书,讨论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活法。